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六標準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_臣何道沖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_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_臣李元儔

欽定四庫全書

四六標準卷十一

宋 李劉 撰

雜謝

代林運幹

良顯

謝丞相書考求文字

書考謂書其考之殿最唐

趙璘因話錄云裴克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克之同儕以例止得中考訴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克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其瞻之地作事當出于人本設考課為獎勤勞豈係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與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考

千大播於一陶俾登畿幕

顏延之詩結綬登王畿餘見前

積小成於三

考獲進選階

杜氏通典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

事也九歲而大考其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頂踵歸垓北之功

見前肝膽

極輪囷之感

韓詩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

敢因摧謝

張湯傳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

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有責即摧折而謝也

更叙依歸

韓文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又若

僕無所依歸

伏念某材無瘡人

汲黯傳亡以瘡人師古曰瘡勝也讀與愈同

學未

聞道半世寒牕之燈火

元稹詩暗風吹雨入寒窓陳後山詩寒窓冷硯欲生塵

中

年太學之齋鹽

送窮文太學四年朝齋暮鹽

篆刻雕蟲覺兔毫之欲

脫法言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日壯夫不為也李詩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銜枚

戰蟻偶鷄口之先鳴歐陽公詩無謹戰士銜枚勇下筆

春書永五星明處夜堂深蘇秦傳寧為鷄口無為牛後

索隱曰戰國策曰寧為鷄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鷄

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鷄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左傳平陰之役先二子鳴遂采魯芹

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注出燃楚

芹水菜也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

竹柳詩漁翁夜傍西岩未滿戍瓜之代見忽纏家棘之

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悲詩棘人注棘急也隙駒之制易終莊子人生天地間

然而已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林鳥之

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

哺孟切

杜詩林鳥反
哺聲詳別見

上書光範初無蟠木之先容得闕

長安乃辱采葑之下體

並見前

竭來半載

竭邱傑切說文
去也又發語辭

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竭來無欺我也
注竭何也若然則竭之言盍也非發語辭矣楚詞車既
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文選注劉向七言曰竭
來歸耕禾自踈顏延年詩竭來空復辭皆謂盍來始通

何有寸勞夏屋督工麓逃曠敗

夏大屋也通作廬詩夏
屋渠渠禮記若見覆夏

屋者矣注今之
門廡旁廣而卑

春闈考士獲廁使令

見前

及大庭聞魁三

之傳

杜詩爾家最近魁
象時論同歸尺五天

則本房有簋貳之數

易坎六
四樽酒

簋貳
用缶

然雖有依紅之樂

見前

尚未霑破白之章

燕翼貽謀
錄云元祐

元年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興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者舉有五員俱足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七

十偏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斗升微祿時乎為養時乎

為貧茫然寸步之謀甚矣分陰之惜

陶侃傳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凡

俗當惜分陰

鼠肝蟲臂固難躁進以妄圖馬渤牛溲或恐兼

收而並蓄

並見前

恭惟某官鼎彝家學衮冕世臣撫五辰

於泰階之平

尚書撫于五辰庶績具凝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泰階三台也三階平則陰陽

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

載萬物以坤元之厚

見前

復文

武之境已昭元老之壯猶

詩序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詩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注元大也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方叔天子之大老能光大其軍謀之

道以歸鄆謹之田足見真儒之已效

法言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

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然

孟旁求於俊乂

見前

欲令聚

在於闕庭

梅福傳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

故凡絲粟之材

老泉集天下之

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而起合而為一

未始蒯管之棄

蒯音快管音姦左傳詩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此逸詩也絲可為帛麻可為布皆精細之物菅蒯皆草之可為粗布者

尚

念某九身無策印首自鳴

俱見前

桃李成蹊自合安不言

之分

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趨

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蹊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

樓臺近水誰能忘先

得之情

見前

代察判徐

愿

謝史丞相得五紙文字

補京兆之掾曾微贊畫之長

掾俞絹切從手豕聲官屬北堂書抄五官掾後漢有

之署功曹及諸曹事

交公車之章茲拜成終之賜自匪載驅於四

牡何由一發而五祀

並見前

毫髮不假之他門頂踵皆歸

於化冶

李義山集卯翼不自於他門頂踵實非其已物莊子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

有言雖

淺進謝敢稽伏念某才乏線長力尤綿薄

並見前

十年太

學身嘗百甕之齏

韓文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東坡集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何處消破士有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人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

但有三百甕黃蘗無處消破耳山谷詩世傳寒士有食籍一生當飯百甕道

一第集英袍已

半霜之葉

集英殿舊名元德亦曰廣政明道元年改元和尋改今名春秋誕聖節錫宴此殿熙寧以

後親策進士于此殿東坡詩青袍半作霜葉枯昨終素韞詩庶見素韞兮策祥祭朝服素韞者韞從

裳重累洪鈞泛綠依紅猥使近長安之日

劉劭幼童傳元帝為江東

都督鎮揚州時中原散亂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中消息潛然流涕時明帝年數歲問泣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不聞人從日遠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居然可見元帝念之明日集群臣宴會設以此問明帝又以為日近元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以是知近帝大悅餘

見前草元尚白誰肯賤閭闔之風

揚雄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

雄以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餘見前始焉一鶚之飛

繼以乘鴈之集再而衰三而竭孰與點晴二之下四之

中正須合穎况當百里九十之半更覺分寸千丈之強

並見前

忽蒙雷電下取之勞

韓詩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

異人記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
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
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上方秘文自
有飛天保衛金科秘藏玄都汝何者輒藏細帙遠知曰
青邱元老遂有埃風上征之路離騷經馳玉蚪以乘鸞
今溘埃風余上征埃塵

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蚪駕鳳車奄塵埃而上征何物不由於洪造東坡集草
木賤微敢

造干洪此身獨拜於全功茲蓋伏遇某官八柱世臣淮南
子地

有九州八柱神異經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
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

張說姚崇碑八柱承天高明之三槐家學周禮朝士掌
建邦外朝之

法面三槐三公位焉注槐之言方當鯉趨過庭之際已
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傳虎拜稽首之心

詩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注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

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更化十六年無匹夫不被其澤

董仲舒傳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關國

數千里復寧王有指之疆

詩昔我先王受命有如召公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

里尚書率寧人有指疆土

益宏翕受之規丕廣旁招之意里仁為美

似憐桑梓之偶同舉能其官特取蘋蘩之可薦感一力

挈提之厚增寸心銘鏤之私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報

稱鷄犬舐鼎難更千點化之功

並見前

鼯鼠飲河當自詭

承流之效

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注偃鼠鼯鼠也京房傳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責也董仲舒傳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

感藏不盡敷述奚

殫

代吳省倉

玘

謝丞相縮次

中興會要紹興三年行在省倉內鎮城倉改為

行在南倉州倉仁和倉改為行在北倉監官四員兼管幹和糴十一年詔行在三倉以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為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繫銜

貧累清時許守漢倉之粟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高帝紀據敖倉之粟後周史蘇

綽為郎中文帝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狀對帝大悅

老須遠次忽臨

齊戍之瓜此恩夙出於大鈞於義宜伸於小牘

並見前

伏

念某身勤事左

昌黎與竇秀才書身勤而事左辭重而情約非計之得也

意廣才踈

見家世占寶唐之濱

寶唐山在撫州崇仁縣西南一百五里跨樂安之境寶唐水出焉

學問皆環溪之訓

吳沆崇仁人幼孤事母孝致和間獻書于朝不用歸隱環溪後舉不求聞

達郡以沆應詔所著有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集省倉蓋其後也

少而有志頗欲就博

習修潔之科

董仲舒傳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壯則

則

無奇亦屢玷德行道藝之貢

周禮卿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能者

歲不我與命與仇謀

韓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陳後山詩命與仇謀得老窮

烏帽黃塵凡五排於禮部

山谷詩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

青衫

白首又兩進於計臺

白樂天詩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又青衫不改白髮已

多終然蹉跎

說文蹉跎失時也一日跌也廣韻失足杜詩淮海莫蹉跎韓詩烏乎吾意其蹉跎

成此遲暮

離騷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漫作兵厨之隱

阮籍傳籍聞步

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

聊為簿竈之依

孫寶傳御史大

夫張忠署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隣詳見前

青天鳥道之拊膺雖嘗奏辭

李詩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我眉巔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

白

水魚竿之入幕何敢疾

馬區杜詩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下祗合在舟中

韓文既識路又疾驅兮如此頭顱撫遺陶弘景與從兄
又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請頭顱可淒其脚色

詩淒其以風東軒筆錄張鱗河北
轉運使降通判太平州時葛原初

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治欲荐鱗移文取其脚色鱗不
與以詩答之曰銀銅坑治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若

使下官供脚色下官踪跡轉塵埋侯鯖錄東坡云奚敢
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

作堂除之夢

續事始曰舊制內外皆吏部授自隋以來
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擇聞奏然後下

制肅宗復令中書以功除官今謂堂除也李濟翁資暇
集云除授二字當辨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

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
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書題之曰送上新除某

官是詛新官俾除去之也按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
官就新官也晉宋已降史無班馬之筆語不根理或以

拜授為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如王導讓中書監請為三師表云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傳是也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樂城集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缺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皆有限量故用缺不至久遠乞今後堂除皆缺有缺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輪尤難于京局之推

宋以封樁庫贍軍所打套局惠民局軍器所車輅院

驕驥院省倉豐儲倉交引庫草料場樓店務排岸司為京局

時方張更化之絃公實

秉曲成之柄冒為治躍便辱甄收

並見前

使守九年之儲

禮記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今待四政之闕櫛梨摘柚大

非老人所種之宜櫛櫛侏儒偶在宰相兼收之列

並見前

聊裝鋪席歸老林泉不謂俟河之清

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王粲賦惟

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

乃成縮地之脉

列異傳費長房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

買鮮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者數處

洛中親舊書傳犬耳之黃

陸機傳初機有駿犬

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女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點慧能解人語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戲語犬曰吾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逕至機家得書馳還計人吳下官曹事報烏頭之白

燕丹

子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諍言曰今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童奴欣惟里巷驚疑高下在心只合

避賢者之路

左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殷浩傳桓

溫上疏罪浩曰浩過蒙朝恩寵靈超卓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隋書楊素傳替阿諛者路劉向傳宣帝進蕭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進退維谷反恐負相國之知
詩進退維谷傳谷窮也正義云谷

窮韓文相國之知至矣

尚堪一行

李靖傳臣雖老尚堪一行詳見前

不遠千里然

非恃無垠之塊北

見前

亦寧免將進而趨趨

韓文足將進而趨趨口將

言而
聒嚅

恭惟某官清任以和直方而大

見前

手麾九日太陽

行黃道之中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
仰射十日中午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

羽翼莊子疏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九鳥落為沃焦歸
藏鄭母經昔者羿善射彈九日果彈之天問羿焉彈日
烏焉解羽黃帝占天有三道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漢
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中興天文志
王奕按渾天說黃道九道厥初本無是因日行而強名
之日行曰黃道者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日道居
中月五星循道而行

坐鎮八年微物荷洪鈞之播

文選
坐鎮

雅雖風霆不言流形之利

禮記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
霆流形庶物露生易乾始能

以美利利天下
而不言所利

然天地能照許國之心

周礼傳以身許
國死而後已孔

雅圭詩本持許國志况復武功彰
東坡詩許國心猶在匡時術已虛

外撫四夷

王陵傳外填撫四夷

諸侯內熙百度收毛髮絲粟之細入竹頭木屑之藏晉卿

之舉七十家不遺管庫祐甫之除八百吏皆是舊知冒

馬而來恃以無恐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

並見前

却

日揮戈收效在桑榆之景

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為之

退三舍又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注言其光在桑榆樹上郭璞詩槐無魯陽德回日令三舍梁李鏡遠詩

魯泉豈停舍桑榆忽在斯
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
涓辰擁篲奉身歸桃李之門

左傳奉身而

退餘見前

代饒運幹

誼

謝史丞相改任

幹茗事於番禺妄求易地

漢書注幹謂主領音與管同爾雅檟苦茶注早採者為茶

晚採者為茗晉書溫嶠表遣取供御之條列真上茶千斤茗三百大薄番禺秦南海郡番禺縣以番禺二山得

名番山在南禺山在北韓詩番禺軍府盛贊漕輸於湘浦竟辱回天

浦說文水濱也

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詩餘依稀淮岸湘浦張玄素傳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

俾依青草

之湖

荊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為名青草湖一名洞庭

湖洞庭亦謂之太湖南遷錄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阜隆起即青草廟下一湖之內中有此洲南名青草北名

洞庭所謂重湖也杜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顧况詩青草湖邊日色低黃茅瘴裏杜鵑啼庶免黃

茅之瘴

番禺雜編嶺外二三月為青草瘴四五月為黃梅瘴六七月為新禾瘴八九月為黃茅瘴桂海

虞衡云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冷氣鬱勃蒸熏之所為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通真子瘴論曰嶺南從仲春訖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訖孟冬行黃茅瘴舊五代史成汭鎮荊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聖相公深重彥若應聲荅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汭魯為僧也汭甚愧之東坡詩陣雲冷壓黃茅瘴此思

渥甚何感猶之伏念某樸學亡奇

儒林傳兒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

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

散材不腆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

蔽牛絜之百圍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

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是
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注不在可用之
數故曰踏槐半世幾隨兔日之黃

南部新書長安舉子
六月後落第者不出

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
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已朝達
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為語
曰槐花黃舉子忙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
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山
谷詩槐催舉子著黃花淮南子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
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齊民要
術凡栽樹東鵝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自餘雜
木鼠耳兔
燧各其時采藻十年似守烏頭之白偶叨終秩未及問

釣並見

五嶺聞其皆炎初無去志

杜詩五嶺皆炎
熱宜人獨桂林諸公

憐其獨冷誤有辭書

見前

元戎欲處之油幢之中

方干詩問津求

拜碧油幢

真宰遂置之茗寮之末等勤大播徑合疾驅惟是

孤筮之蹤寸勇尺懦

山谷詩士為欲心縛寸勇輒尺懦

實聞瘴癘之地

十室九空

杜詩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率爾陳情期於避禍媒身無

策難空冀北之士夫

韓文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又

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

換骨有方乃綴湖南之賓客

歐詩換骨

莫求丹九轉山谷詩欲換凡骨無金丹韓文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

獲避飛鳶之跼

馬援傳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跼跼水中注鳶鷁也跼跼墮貌跼音都牒泰牒二反姑從檣

燕之留

杜詩檣燕語留人

茲蓋伏遇某官秉國之鈞

詩尹氏太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注均平也言尹氏持國政之平居權衡之任

熙帝之載更政化當

更之琴瑟

並見前

續聖賢難續之昂彛並贊禹而格苗誕

布舞干之化

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尹相湯而伐夏迄垂典寶之書

史記湯遂伐三腹俘厥寶

王義伯仲伯作典寶注言國之常寶寧宗嘉定十五年正月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

然猶耻

溝中之推必欲濟天下之溺

東坡韓文公廟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印趣銷而趣刻足昭從善之仁

張良傳項羽急圖漢王于滎陽漢王憂恐與酈

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秦無道伐滅六國陛下復立其後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酈生未行具以其計告張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臣請借前箸籌之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衣改造而改為益表好賢之意

詩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為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傳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此衣若敝願王家復改而為之願其常居此位常服此服也禮記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德刑不試而民咸服

某敢不

敬其可願欽乃攸司

並見前

綠水紅蓮已感移栽之惠

杜子

美海棕行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青芝赤箭尚希並蓄之恩

見前

代李總幹

伯長

改任謝史丞相

總領古無其官宋南渡後置天下凡

四總領總幹以總領某處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繫銜樓玫瑰集汪大猷為淮西總幹金兵犯邊饋饗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工扈從皆知公名此蓋以京口總幹改任監倉

回馬首於鹽亭不良擇地

杜詩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注鹽亭縣屬梓州東九里

也一統志鹽亭縣本漢廣漢縣地屬廣漢郡梁置北宕渠及鹽亭縣

護鼠牙於倉庾有渥

自天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當趙趙將進之間拜垓北無垠之

賜

左傳若從君惠而免之三

謫馬孤賤辱此一陶竊惟

京口之積倉

圖經京口因山以為壘緣江以為境爾雅邱絕高曰京故名一說京峴山在府東五

里謂之京鎮京口得名以此劉禹錫詩土山京口峻鐵
瓮郡城牢王元之詩京口浪花迎棹白海門山色入樓
寒劉貢父詩縹壺盈前京口酒紅旆相隨北府兵宋鎮
江諸軍錢糧隸淮東總領治鎮江積音恣聚也儲蓄也
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注芻米
萊薪詩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實切邊頭之仰哺杜詩

公卿仍獨騎岑參詩
總司創闕裹糧兼坐甲之司
下司字複

疑有
堂選掄才弄印致閱時之久
周昌傳高祖特御史大夫印弄之皇甫冉

詩位重登壇後
恩深弄印時
蓋戰德戰謀之際惟去兵去食之難為

米折腰雖不離于祿仕
東坡詞為米折腰因
酒棄家口體交相累
餼糠眯目

易有誤于軍須
莊子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朝
野雜記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發獨

四川總領專拈契佐軍須即有軍興朝亦不問必為官而擇人

蜀志許靖傳審量五材為官擇

人晉愍帝紀贊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郭默傳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詳第八卷成都漕到任

庶因能而任職伏念某一微無挾百拙有謝丞相條

餘伯父取之庭階補以京秩

謝玄傳為叔父安所器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

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庭階耳

兄弟習乎弓冶志在世科

偶尺寸之蹉跎漫斗升之噉嚼

並見前

中嬰家難

詩未堪家多難

予又集

復詣吏銓煮海為鹽妄欲供富媼之役

世本宿沙氏煮

海為鹽宋衷曰宿沙齊靈公臣齊負海故有魚鹽之利或曰宿沙氏炎帝時諸侯鹽鐵論古者豪强大家得煮

海為鹽民皆效之作姦之業也吳都賦煮海為鹽採山
鑄錢杜詩煮海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柳文晉問猗氏之
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
功也決源釀流脉寫膏浸神液陰澆甘鹵密起富媪孕
靈不愛其美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注媪烏皓切老女
稱禮樂志后土富媪注媪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媪無
麪作餅或謂非巧婦之能陳后山詩巧手難為無况當

避嫌

趙克國傳媼得避嫌之使注嫌即嫌字公羊傳言伐何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

不免

易闕自笑鮎魚之上行

見前

何啻羝羊之觸藩

易羝羊觸藩不能退

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一指之不若人猥勤伯氏之請匹夫之失

其所亦關造物之憐迺蒙倉庫氏之除

王嘉傳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全出光範門之造恭惟某官鼎

彞家學

東京賦銘勲彞器歷世彌光曹植表功銘于景鍾名垂于竹帛

社稷世臣巫賢

之繼巫咸不但底王家之又伊陟之紹伊尹真足格上

帝之心

並見前

雖九德敷施均不遐遺

易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而

一門大小尤蒙器使烏鵲遶樹真同撼木之蚍蜉

蚍音蚍

音浮大蟻也韓詩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餘見前

牛羊求芻乃肯發機於鼯鼠

魏志杜襲為丞相長史時許攸不附太祖而有慢言欲先伐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挺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

某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

並見前

錢穀甲兵問於廟堂當識士大夫之職

韓文上宰相書幸今天下無事

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

稷闡店楔成

其室屋無忘明宰相之功

韓文進學解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闌店楔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功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謝丞相書考

補上佐於黔嶺偶書下考

王忠嗣傳不則黔中上佐耳嶺族凡切高也柳文黔山之

嶺巫水之磻陽城傳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

貢空函於黃閣

莫報實恩

殷浩傳桓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

達空函梁書武帝紀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通典陳三公之制開黃閣廳事置鵠尾比齊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閣設內屏沈約宋書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云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即異鄭玄注云三公之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漢末制也偶暫攝於竹符

權武尤倍希於樾蔭樾王伐切字林樹陰也淮南子盥汗交流休樾蔭則脫然而喜注樹

如車蓋狀為樾言多蔭也又武王蔭忘其喋喋喋音牒張釋之

傳宣效此嗾夫喋布此惓惓見第一卷伏念某學殖疎蕪見前

涉道短淺青泥盤足每思範我之馳馬區蜀道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

紫巖

白雪滿頭寧復初心之邂逅

杜詩鬢髮還應雪滿頭韓詩出宰山水縣

讀書松竹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進乏鷄犬之效

韓詩進乏鷄犬效

退從鹿

豕之遊辱坏治之一陶

見前

俾翱翔於半刺

杜詩半刺已翱翔

祥

犴為傲雖非監螃蟹之州盤瓠見容偶免築鯨鯢之觀

並見前

竹齋藥竈不礙雲山

杜詩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

芟製荷衣無

邊風月

離騷經製芟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適挈瓶之缺守

左傳雖有挈餅之知

守不假器禮也注餅汲水器也言小知為人守器尚知不以假人

又越俎而代庖胡瞻

爾庭人固疑其鶉突此非子座自亦耻於象環所祈新

尹之疾驅庶遂陳人之退屏明年今日固可歸三逕之

荒凌雨震風尚合假萬間之庇

並見前

恭惟某官得聖之

任為帝者師衡統紘縵增鼎鉉九九之重

易鼎六五鼎黃耳金鉉利

貞上九玉鉉大吉戰國策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

所以備者稱此餘見前

箕裘弓冶協泰階兩兩之符

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

注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者在天為三台在人為三

公餘行由絕席之尊

張禹傳禹為太尉居禁中詔與三公絕席來歙傳賜歙班坐絕席在

諸將之右王常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

徑陟維垣之峻

詩太師維垣注太師三公也垣墻也

人主職論一相具瞻槐面之尊

荀子治國

有道人主有職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嚮方而務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

灼之以觀其盛者也注論謂討論選擇之餘見前

太傅府有三才詎棄木頭之

田晉東海王趙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惠帝反洛陽詔趙以太傅錄尚書以劉興為長史時稱越府三

才潘滔大才劉興長才裴邈清才八王故事云劉興才長於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為東海

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仲陽大才裴景聲清才也時史彌遠為太傅餘見

前所祈全度

趙克國傳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安全而

免度之不令喪敗也

非冀超遷某敢不補拙以勤

白樂天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

如勤山谷詩他
人勤拙猶相補

謹終如始

尚書謹終于始

深懲往轍躋分寸而

落千丈之強

見前

雖踵常塗視九十而行百里之半

韓文踵常

塗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餘見前

其為歸倚罔既敷宣

謝魏侍郎

了翁

為先祖先父作墓誌

先美無傳凜負子孫之責

禮記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

弗傳不仁也

幽鑄有託蔚為祖考之光

錫遵全切廣韻鑄也韓文鑄石埋辭以列

幽墟叙傳蔚為辭宗師古曰蔚文采盛也音鬱

屬拘柱後之文

張敞傳以柱後惠文彈治之音

灼曰漢執法冠也

莫布堂下之武

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敬裁儷啟恪布

謝悰竊惟隧刻罕見於先秦之前

宋顧文薦負暄日錄墓有碑碣未詳所起

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桓楹天子諸侯塋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絰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則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其上後人立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今碑碣往往有孔者蓋貫絰之遺制前漢碑極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乃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灸轂子雜錄云齊太子穆妃將塋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洙作墓誌以其素族無名誅故以紀行自爾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冊不煩石誌也又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東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豐旻以為司馬越子嫁為荀晞子婦驗之果然入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穿荀得銘曰晉司徒安豐元公王君之銘然則昔之塋者晉魏以來皆有墓誌也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

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
歸于后土魂氣無所不之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厥後

墓誌恐自

墓碑似昉於後漢之末

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

轆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
其上後人因焉乃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

謂之碑也

正而斃斯亦已矣

禮記魯子曰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斯已矣

身將隱

馬用文之

左傳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
用文之是求顯也遂隱而死

如郭林宗尚可

免伯喈之愧

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

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
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

若陶元亮又何待延年之

辭

顏延年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嘗飲淵明舍自晨達昏
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其略曰仁焉而終知

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
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降逮李唐最重韓柳韓銘正

曜定非謾墓以攫金

正當作貞避宋廟諱昌黎貞曜先
生墓誌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倚

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新唐書劉又者亦一節
士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
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謾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
為壽懼厥縛切持也攫取也列子攫其金而去柳表

文通亦豈遺人之矻石

柳子厚陸文通先生墓表以先
生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

相與謚曰文通先生矻丁定切亦作碗錘舟石隋文王
子齊王攸薨寮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只一卷史書足
矣不能為後人作矻石新唐書楊瑒傳瑒在官清白吏
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于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
徒遺後人
作矻石耳
蓋覺良工之獨苦
杜詩已知仙客意相
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有憐

沒世而不稱發其幽光

韓文發潛德之幽光

時乃天道

尚書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

重惟先祖父之學不事今科舉之謀一門千餘指

之肅雍是亦為政

貨殖傳童手指千孟康曰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以別

馬牛蹄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

九流百三家之貫穿止以潤

身

穿樞緇切貫也漢藝文志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離農九流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司

馬遷傳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不徒稱鄉里之善人

馬援傳援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

游常哀吾慄慄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
實有得名教之樂地

樂廣傳名教內自雖有樂地何必乃爾

蕪蘭固不羨曹蜎之無恙

世說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上死人凜凜恒如有生氣

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恙音樣賈誼傳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元陶宗儀輟耕錄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還及君之無恙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元帝詔貢禹今生有恙聘禮注拜其無恙顧愷之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獺恙也爾雅恙憂也風俗通上古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然則恙有三義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分然夷齊要是得夫子而益德恙為二神異經合之誤矣

彰

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

恭惟某官有德

立言以文貫道

李漢韓文序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粹若出

六經之正

新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

凜然寒

五緯之芒

劉夢得柳文序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

零芙蓉

而賦詩洞識陰陽之消長

九歌米薜荔兮水中寒芙蓉兮木末易內陽而外陰內健

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傍梅花而讀易詎忘天地之

彌綸

鶴林玉露魏鶴山了翁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

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青黃弄煙日中午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花者未之及繫辭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

道顏哀墜緒之茫茫

馬援傳顏哀老子韓文尋墜緒之茫茫

恐與常流而

泯泯既取贊皇之寶錄以誌楚金

贊皇謂李翱翱嘗自為其皇祖考貝州司

法參軍楚金寶錄求韓文公銘其墓實錄末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翱欲傳懼文章不

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此翱乞銘之辭也山谷詩云習之實錄堊皇祖斯文如

女有正色

復叙樂城之世家就銘明允

歐陽公蘇明允墓誌銘曰蘇顯

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

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仍加篆畫八分之賜

郭忠恕法書苑自小篆散而八分生

八分破而隸書出蔡文姬云吾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大篆者周宣王太史

史籀所作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增損大篆謂之小篆杜詩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

文已訛大小俾免不稱三服之差昌黎科斗書後紀愈叔父當大厯世文辭

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

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一門存亡百世感激某

敢不昭告屏攝攝色甲切音與殺同亦作翼說文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漢謂

扇為攝通作翼楚語屏攝之位注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翼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

祀之表刻墓埏埏墓道也文選哀永逝文棺冥冥兮埏窈窕注埏墓隧也儻得保首

領從九京之遊禮記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

京也京音原

庶無泚面目以達中心之愧微薄不以廢其禮

何足為碑版之酬

詩序藝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

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版問遺歲時鉅萬杜詩干謁走

其門碑版照四裔蘇子由詩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能題

夙夜無忝爾所生用

此為師門之報

詩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注當早起夜卧無辱所生之父

毋

其為感鏗

鏗吉屑切

罔既鋪菜

菜與紛通盛貌文選桑麻鋪菜

謝衛參政

涇

差校正書籍

小材出位願歸朱墨之勾稽

羅隱詩金庭養真地朱墨勾稽官

大府量

能留備丹鉛之點勘

韓詩不如觀文
字丹鉛事點勘

少振塵埃之冗

班固

傳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倍勤坯冶之陶

並見前

竊以三館文書

固遶雙言正編摩之選

三館謂昭文集賢史館總名崇文院東坡詩三館曝書防蠹毀諸

侯賓客率多訟獄財賦之司寧有伺侯公卿之門

韓文侯伺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更容休息篇章之圃

司馬相如傳游于六藝之圃又遙集

乎文雅之圃文選吳質答魏太子牋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班固答賓戲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

章之圃憐韓愈之非職俾就閑官

昌黎和裴晉公詩長慙典午非材職得就閑官

即至期呂蒙之讀書豈為博士

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

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事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

耳沫濡鮒輒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乎陸相照以沫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咏菀鶴

翎韓詩鶴翎

不天生變化在啄菀注菀薄報切鳥伏卵謂之菀

使養是氣而塞天地

之間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

昌黎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

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即抑將窮知花於見根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之始

邵康節見商守趙郎中與章子厚同會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語中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謂章曰

先生洛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次也見苦蕾

而知高下者也章默然山谷詩見葉知根論材性

乞漿有得酒之恩

袁子正書歲在申酉

乞漿得酒歲在辰已鬻妻賣子

求之古人

魏志陳登字元龍劉惔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于古人耳

王衍傳武帝聞衍名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不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宋書顏延之與武帝書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歎愛待物當于古人求

亶在今日伏念某少

諧平側

側通作仄韻會平仄字聲也南齊陸厥傳周顒善識聲韻沈約等文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

此制韻不可增減

長識偏傍

崇文曰序爾雅出漢世而有訓詁之學三倉志字法

許慎作說文而有偏傍之學皇甫湜與李生書書字未識偏旁高談授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虔林罕有字源偏旁小說三卷其序云漢大尉祭酒許子取其形類作偏旁餘例十五卷名為說文山谷詩摹書說偏旁

不深石室之紬

司馬遷傳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僅曉金根之讀

古今注金

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天下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
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
因而不改唐李綽尚書故實昌黎韓最名父子雖教有
義方而性頗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金根車處皆
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
拾遺果為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憐之者因辟為鹿
門從

遺經獨抱未辨豕渡河之三

韓詩春秋三傳束高
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家語卜商字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
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
已亥於是衛人以子夏為聖埤雅云已象蛇之形亥象
豕之形故三豕渡河子夏曰是已亥也張鷟集亥之與
豕涇渭難分魯之

與魚淄渑莫辨

良史博觀麓知馬與尾而五

萬石君
傳石建

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
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師古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

點為四
足凡五

有時北窻高卧之夢

陶潛傳嘗曰夏月虛閑高卧北窻之下清風颯至自

謂義皇
上人

頗思東觀未見之書

黃香傳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

三神

耿在於海中

漢郊祀志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海中

五鬼難

驅於坐上

昌黎送窮文凡此五鬼為吾五患蠅營狗苟驅去復還又曉車與船延之上座

插架

三萬軸但當守鄴侯之書

韓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家集二百篇

幸皆是撫州之寫

杜牧示小姪阿宜詩我家公相家劔佩常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

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馳皇王
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然

作吏此事便廢

嵇康絕交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梁書何胤傳

欲卧游千載畋漁百氏
一行為吏此事遂乖

惟投閑乃分之宜

韓文投閑置散乃分之宜

傷哉貧也

禮記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亦有命焉

韓文是有命焉不可

幸而

久留戲下

戲音義大將之旗曰戲韓信傳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宜在遣中

三

典略州郡被詔書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
劉倫疑在遣中韓文中山劉夢得亦在遣中

遽冒小

朝廷之除

新唐書鄭從讜傳從讜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

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涯掌書記長

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使策行秘書之職

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

茲蓋伏遇某官榮

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分湘閩並用楚材

左傳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雖楚有材晉寔用之孟浩然詩共理分荆國

招賢貴

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耻匹夫之不獲

新唐書二劉殷許等

楚材

傳贊若榱桷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詳見前

櫟闌店楔惟器是適無一

藝之不庸試黃閣之規模

並見前

收碧油之人物

歐陽詹詩十萬

兵樞擁碧油楊誠齋送趙子直帥並州詩錦水花潭照碧油西清學士舊黿頭

至如狂簡之小

子亦勞垓圯之大鈞某敢不祇此簡書呻其佔畢

並見前

珥貂分陝已收下體之菲葑

曹植文戴蟬珥貂左思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餘見前

給札登瀛願備一株之桃李

司馬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

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談叢王荅然上裴耀卿書拾遺補闕率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之桃李也餘見前

代袁子固謝縣宰寬假

詳啟意蓋鄉隣有闕傷而失于先告法當坐咎縣令

貸之故
有此謝

筆楚之下何求知難全璧

漢書路溫舒傳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

而不得昔書劉隗傳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縲紲之畏痛飭辭應之史記蘭相如傳臣請完璧歸趙縲紲之

中非罪迄就罰金

沈佺期詩昔日公冶長無罪遭縲紲聖人降兄子古來歎獨絕白帖治長

非罪始因尼父而知張釋之傳釋之奏當此人敢不持犯蹕當罰金注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敢不持

咫尺之書

韓信傳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

言尺書或言尺牘益其遺語耳

少謝寬一分之賜

宋史邵雍傳熙寧行新法雍門生故吏居

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

惟越人之

相攻擊蓋其俗然

高帝紀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南海尉陀居南方長治之粵人相攻擊之俗

蓋止汲黯傳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嚴助傳越人相攻擊其常事閩粵王傳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太尉田蚡蚡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而長安之羣殺傷各有主者

丙吉傳吉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

往救也橫道吉過之不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脩捕逐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

路問也王陵

傳各有主者况已過都而歷塊

王褒傳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

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誠難被髮以纓冠儒者好高未免為役

而耻役隸也不力又可與言而不言

楚公子微服出亡過宋門者難之其

僕操箬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但催科未動是閑人

韓詩白布長衫紫領巾催科未

動是閑人麥苗含穠桑生甚共向田頭樂社神

豈期會不報為大政

賈誼傳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誼也

所謂行

人失者

左傳臯子以為謫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王羲之傳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

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

乃使吾身親之方入聞言偃之絃

史記仲尼弟子

傳言偃吳人字子游為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忽使受曾參之杖

家語曾子耘瓜誤斬

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主人讀未知主人罪也

自惟其頑

公羊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注讀謂經傳謂

訓詁主人謂定哀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此惜用天下寶當為

天下惜之誰興此念

王坦之傳初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坦之遺書曰天下

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劉琨答盧諶書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惟

髮膚受之父母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而衣冠耻在國

家

新唐書李傑傳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壻與所親湯仙玉共

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
辱衣冠恥在國帝怒勅杖殺之
馬遷腐刑何面上先人

之墓

司馬遷傳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卿黨戮
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孫臏

則足快心蹶上將之軍

史記孫子傳臏亦孫武之後世
子孫也嘗與龐涓學兵法涓既

事魏得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
之臏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
法遂以為師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直
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使齊軍入魏
地日減其竈涓大喜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
馬陵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故滕公釋韓信之囚
涓果夜至萬弩俱發涓乃自剄
傳信亡楚歸漢坐法當斬其嚙十三人皆已斬信乃仰
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

言壯其貌
釋勿斬

而小白解夷吾之縛

國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

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使人請諸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退比至三囂三浴之桓

公親逆之于郊知其不可復續刑法志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

而與之坐問焉所以寧失不經尚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向使當時

改過自新其
道亡縣也
淫及善人
左傳賞濫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又淫刑以逞安得異日報以

國士
豫讓傳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如某者

詩書門戶
夏侯湛傳承門戶之業受過庭燈火生涯詩之訓杜詩鼎食為門戶詳見前燈火生涯韓

燈火稍可親莊子吾生也有涯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杜詩生涯似衆人小杖則受大杖則

走非其職矣

家語舜事瞽瞍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待過大杖則逃走

司馬彪九州春秋崔烈入錢為司徒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論者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趨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隗囂傳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漢書溺其職矣淮南子非其人之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

乘之邑百乘之賦竊願學焉惟是受滕一廛敢辭于役

詩君子于役不知其期然且去齊三宿難疾其驅
韓文蕭穎士詩于役勞往還

其驅天偶隣境之胥戕尚書無胥戕無胥虐坐家人之失告鶴非

有祿徒以鶴警之失期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

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大戴禮千歲鶴警露而鳴
繁露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
鳴也周處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
流于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
變害也東坡詩由來警露鶴
山谷詩自然身如警露鶴
鴈或不鳴要亦鴈奴之有

罪

莊子夫子出於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監子殺
鴈而烹之監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曰殺不能鳴者王堂問話鴈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
中動計千百大者居中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
俟天色陰暗或無月時于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
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警叫大者亦
驚頃之復定又復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
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
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群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王
荊公鴈奴詩鴻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為奴至

性能懇惻人將伺其急奴輒告之亟舉群寤而飛機巧無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數數身百憂民民衆一息相隨入增繳豈不聽者惑偷安與受紿自古有亡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

○此一聯

不虞投足卒禍及身業已逮於桁楊

說文逮及也刑

法志逮繫師古曰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桁寒剛切木在足曰械大械曰桁莊子接摺

勢難逃于榎楚

禮記夏楚

二物收其威也注夏古雅反榎也爾雅

自度受李日知

之杖

朝野僉載唐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曾行杖罰其事克濟及為刑部尚書有令史受勅三日

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剝衣喚令史絕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汝云掾得李日知嗔喫李日

知杖汝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又當變余安道之名史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為諫官時嘗劾
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
詣闕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
去歷官工部尚書謚曰襄洌水紀聞靖本名希古舉進
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
科全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已据其罪無所得惟得
全與希古按坐全坐遠勅停任希古杖臀二十全遂開
居虔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
為館職為范文正訟冤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
引為諫官及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
貨靖不能應其求茹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
詣韶州購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
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韶州問王全靖諷全令
避去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籠中託人餉

之所託者恠其重開籠竊銀而致茶于全全大怒州官
勸全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
希古即靖是也靖
遂以將軍分司 然使撻之市朝得無傷於冠帶無小

人無君子宜玉石之俱焚

尚書火災昆岡玉石俱焚

有里胥有大夫

乞薰蕕之是辨

周禮治官之屬有大夫士府史胥徒家語薰蕕不同器而藏左傳一薰一蕕十

年尚猶有臭薰香草猶臭草

伏遇某官堯族俊德

尚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家

懿親

左傳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曹植表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

粹然麟角之祥

詩麟之角

振振公族吁嗟麟兮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武而不用正義云角示武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
屈此牛刀之試謂重士所以重國要當體朝

廷長育之心

詩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韓文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

微草也何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

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

知察獄先於察情又豈容胥吏上下其手

左傳穿封戌囚皇頡王子圍與之爭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因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言州犁畏王子故上下其手又抑揚其辭以導囚意欲使曲證王子

况開設學校方將馴化於鷓臬

仇覽傳天

園獲已以媚之也

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又父母何在在我連化我鷓臬哺所生鷓臬即鷓臬也詩翩彼飛鷓臬集于泮

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

則愛惜人材何忍鞭笞於鷓鳳

劉陶傳放鷓臬而囚

驚鳳韓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致此爨餘之棄

蔡邕傳吳人有

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我為琴果有異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薛逢詩

臨岐莫恠朱絃絕

曾是君家入爨桐亦從金作之刑

尚書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其敢不

策髀肉之功名

九州春秋劉脩佳荊州數年嘗于劉表坐起至廁見髀裹肉生慨然流涕表恠

問脩脩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裹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髀音彼

說文股也增

勉皮膚之學問

禮記膚革克盈疏云膚革外薄皮革膚內厚皮皮膚

以喻淺也張衡東京賦末學膚受貴耳賤目杜預春秋序膚引公羊穀梁疏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

痛

懲臨難之苟免

禮記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

孟思學道以愛人儻許

國之可期

周札傳以身許國死而後已孔推珪詩本持許國志况復武功彰

當措刑於

不試

淮南子神農氏之治天下也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文帝紀贊幾致刑措應劭曰措

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武帝紀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師古曰錯置也刑法志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王吉傳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司馬相如傳雖然興道而還義刑錯而不用晉江統傳成王為太子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刑措不用治聲洋溢陳子昂傳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

自此不復贖矣

家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

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

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于諸侯矣此贖字乃金作贖刑之贖此特借用其句耳

安用撻以記

之

尚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鞭寧越而立威名既知免於

東海

晉書王承字安期湛之子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

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說苑寧越中年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寧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南史王敬弘諸子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答曰丹朱未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撻

出鄒陽而為上客尚有望於梁園

鄒陽傳鄒陽者齊人

也梁孝王貴盛待士陽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畧
忼慨不苟合介于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
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
紱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
為然徒虛語耳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
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謝惠連雪
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兔園
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
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樓龍岫又有
鴈池池間有鵲洲鳬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
果異樹瑰禽恠獸畢備王日與官人賓客弋釣其中漢
書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大治宮室為復道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
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儼於天子招延四方

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說鄒陽之屬
西京雜記梁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各使爲賦枚
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鵲賦公孫說爲文鹿賦鄒陽爲酒
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
鄒陽
代作

謝曹直學賀雨

伏以和巴歌之二闕過雲足繼於謳青

文選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闕音闕張良傳歌闕
師古曰盡也曲終爲闕列子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
之伎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拊節悲歌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談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贈唐律之七言喜雨宛同於醉白

珊瑚鉤詩話蘇李而
上高簡古澹謂之古

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韓魏公喜雨詩何假噴雷
擊怒裊默然嘉澤決民區經時亢隔群心駭數月焦熬
一陣蘇已發宋苗安在握再生莊鮒不虞枯須臾慰滿
三農望歛却神工寂似無東坡醉白堂記故魏國忠獻
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
詩以為醉白堂之歌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云云

莫辨雙金之報

張載擬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徒深什襲之

藏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齋七日端冕之衣襲之以

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應幼傳宋愚夫寶燕石緹縵十重夫暗之者掩口

盧胡而笑注縵音襲

謝曹直學喜雨詩

伏以瘧我以旱良窘望雲

瘧音顛詩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瘧我以旱惜不知其

故變瘧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

有志乎民辱書喜雨

春秋

魯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傳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徒切誦清風

之穆

詩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注穆和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未遑和白雪之高

文選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回平江府沈侍郎送酒

平江府春秋吳國所都秦置會稽郡後漢分浙江以

西置吳郡三國時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陳置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宋太平興國改曰平江軍

政和三年陞為府互見後
○以下二條徽本闕今補

杓幹龍躔日又賓於暘谷

杓音標說文杓柄徐曰北斗之柄第一星取此為名杓猶

標也史記天官書玉衡屬杓魁為璇璣又杓攜龍角魁鎮參首隋天文志魁杓象號令之主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也幹烏括切廣韻轉也增韻旋也運也躔音塵方言度也日運為躔月運為朏徐曰星之躔次星所履行也後漢書斗綱所建青龍所躔尚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

香凝燕寢地孰勝於蘇

州

常蘇州詩燕寢凝清香兵衛森畫戟

矧惟荷橐之賢

見前

宜介椒盤之祉

詩介以繁祉杜詩椒盤已頌花東坡詩堆盤紅縷細茵陳巧與椒花兩闔新

恭惟某官德參

陰騭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道配陽休

禮記盛色類實陽休注揚讀為陽聲之誤也若

陽氣之休物也

奉行寬大之書繭絲免矣

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書奉四時之令餘

前見宣布中和之樂襦袴煖然

王褒傳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莊子煖然如春餘

見諒報政於吳門

史記魯世家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報政盧照隣詩星樓望蜀道月峽指吳

門即歸班於魏闕

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其一寒寡與獨冷

何辭

並見前

猶幸太歲之在申例容乞酒

亥子正書歲在申酉乞漿得酒

遥祝壽星之出丙莫遂稱觴

前郊祀志武帝祠太一贊享壽星仍出淵曜光明後

禮儀志仲秋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隋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旦沒於丁月令秋分日饗壽星於南郊

過雅壽星角亢也注列宿之長故曰壽星

回岳總領送酒賀正

宋史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詔岳珂戶部侍郎依前准

東總領兼制置使岳忠武王生五子雲雷霖震霆
珂霖之子知嘉興府所著有愧刺錄程史世稱為

亦齋先生

伏以天躔回甲聿新歷數之盼

尚書協用五紀五曰歷數尸子造歷數者羲和

也子歲紀在申將應酒泉之讖

應劭漢官儀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

時庸膚使

楊子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注膚美也

日進堪祺

堪徒感切漢禮樂志羣生

堪堪惟春之祺服虔曰堪音湛湛露斯如淳曰祺福也師古曰堪堪豐厚之貌

恭惟某官德配

陽休功多陰隲

見上條

漕下水解師有宿飽之期

趙亢國傳分屯

要害處水

掌下月昇日佇辰猷之告

杜詩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堦詩討

謨定命遠猷辰告注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聊暫紆於羔袖

左傳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

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注狐裘羔袖喻已暫從君即歸國善多而惡少也即徑上於

鷄翹

後漢輿服志鷄翹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鷄翹非也李商隱詩屬車無復抃鷄翹

某家

本一寒官宜獨冷

見前

窮年兀兀只自慙廩粟之靡

進學解恒

兀兀以窮年又月費俸錢歲靡廩粟清夜沉沉賴肯續燈花之酌

杜詩清夜沉沉

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

回新都廖宰

子材

送酒及石榴

徽州春秋屬吳戰國屬越秦屬鄣郡

漢屬丹陽郡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郡宋宣和三年改新安郡曰徽州

伏蒙郇翰

新唐書常陟傳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寵賁陶籬

陶靖節詩種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餉以乘壺定有可人之味

禮記以乘壺酒束脩

一犬賜人注乘壺四壺也唐鄭綮開元傳信錄葉法善坐客思酒忽有人扣門曰麴秀才居坐末論難鋒起葉疑其魑魅以小劒擊之化為瓶榼乃盈瓶醇醞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陳後山詩風味如麴君山谷詩一邱風味極可人又奈此尊前風味何詳見前

脩之碩果中存多子之祥

脩尤救切說文耦也禮以樂脩食鄭云勸食也詩以安以脩毛傳勸也易碩果不食比齊書魏收傳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席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授之收曰石榴

房中多子王新婚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返將
來賜收美錦二疋裨史果中子繁者唯夏秋冬石榴故

嗜果者呼為多子瓊李商隱詩榴枝
婀娜榴實繁山谷詩紅榴罇多子
續歡伯之風流
氏焦

易林坎之兌曰酒為歡伯除憂來樂適體順性陸龜蒙
詩持來歡伯內坐使賢人清山谷詩身入醉鄉無畔岸

心與歡伯為友朋又尊中歡伯笑爾輩
我本和氣如三春又歡伯可解藜藿朝
洗醋兒之酸楚

博異記天寶中崔元徽春時月夜于苑中見青衣女伴
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即石榴也本

草石榴有酸澹兩種道家謂之三尸酒勸中記石虎苑
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碗盞其味不酸晉安帝起居注武

陵臨沅獻安石榴子大如
椀其味不酸一蒂六實
已從竹葉獲觀令尹之清
張衡

七辨玄酒白醴蒲萄竹葉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宜成
九醞陳張正見詩竹葉三清泛蒲萄百味開唐李嶠詩

臨風竹葉滿湛月桂香浮徐邈傳酒客謂酒
清者為聖人鄒陽酒賦清者為酒濁者為醴
尚想榴皮

可頌中書之考

東坡集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
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隣

已富彘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
散盡為收書東坡和之云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
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侯鯖錄熙
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于壁自
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頭數十步不知
所在或曰此呂先生也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
道其事東老已歿三
年矣坡為和其詩

代回安撫趙尚書送物

共六尺之輿同寅是幸

袁盎傳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
皆天下豪英尚書同寅協恭和

衷分丈二之組先甲已嚴助傳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易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詳見前悵遂告違顧勤亟餽惠而好我慙取數之孔

多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箋性仁愛而又好我者禮記取數多者仁也卻之不恭敢下拜

而登受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耄老加勞賜一級

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言拜於階下而登堂以受賜區

區衷謝左傳是區區者而不予畀又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注區區小也杜詩浮名尋已已懶計託區

區互見前續續面陳陳后山詩續續題詩不耐聞又聲問應須續續來

同前

一麾出守漸可解維

見前

同官為僚蒙加折俎

左傳同官為寮吾嘗

同寮敢不盡心乎又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言天子設享禮則半解其體而荐之為不食故不解折謂之房蒸所以示儉也天子設宴禮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謂之散蒸所以示慈惠維多維旨詩君子有酒旨且多又君子有酒多且旨又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

矣注有酒旨絕句且多二字為一句言非特有此鰾魴之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魚復衆多多且旨言酒多

而此魚又美也

且感且慙敢貢記室之辭

續漢百官志三公大

將軍皆有記室上表章報書記何曾傳人以小帝為書勅記室勿報事物紀原云魏太祖以陳琳阮瑀為記室掾其官始見于此宋用晉制自明帝後皇子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則記室而為參軍晉官也宋亦置于

諸王府曰某王府記室

少致兵厨之謝

阮籍傳聞步兵厨營人善釀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

尉
兵校

代回趙京尹餞送

已辭軒陛漸理舩舩

說文舩舩舩也唐劉晏為歌舩舩舩吳大舟名通作皇左傳楚敗吳

師獲其乘舟余皇

更勤加餽之稠重

重音蟲複也增韻疊也又累也

采仍大寮

之篤叙

采音彌深也從一從米采與采不同采音森從穴從木詩采人其阻注采者有深入之意故為

深也仞而極切通作認列子仞而有之東坡集仰仞至思益堅素守尚書有服在大條又惠篤叙又篤叙乃正

父既醉既飽腹不勝其屬饜

饜么鹽切通作獸有平去二音左傳屬厭而已杜氏

曰言小人之腹

飽猶知厭足 載忻載奔面無由而控謝

歸去來辭乃瞻衡宇載忻

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代回臨安府七夕送物

抱拙終身倦乞犬牙之巧

柳子厚乞巧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又抱拙終身以死誰

惕未能免俗願安犢鼻之貧

竹林七賢傳阮咸字仲容籍兖子也舊俗七月七日

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絳錦咸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視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臺餽

鼎來

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

尹釐意厚

尚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酒醪醇壹况加鷄跖之甘

醪音勞說文汁滓酒也爰盎傳

買二石醇醪師古曰汁滓合之酒也醇廣韻釀也通作
淳史記日飲淳酒壹說文專壹也從壹吉聲廣韻醇也
史丹傳秉義醇壹跖音隻與蹠同脚掌也淮南子善學
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張協七命封
熊之蹠翰音之跖翰音鷄也應從餐餌馨香仍儻螺甲之
據詩狂言雖寡善猶如有鷄跖

旨

字乞巧文饗餌馨香蔬果交羅饗諸延切徐曰此今饘
字說文糜也周謂之饘宋謂之饘禮記注疏厚曰饘

希曰粥荀子酒醴饗饗餌說文粉餅也儻通作擴說文
道也螺甲香名廣志甲香出南方南州異物志甲香螺
屬也大者如碗面一邊直攬長數寸圍殼岨岨有刺其
掩可合衆香燒之能使益芳獨燒則晁甲香一名流螺
謂之中流最厚味范曄香序棗膏昏蒙甲煎淺俗唐本
草螺甲蟲類生雲南者大如掌青黃色取饗燒灰用之
今合香多用謂能發香復聚香煙按韻書蠡亦作螺韓
鄂四時纂要載修甲香方取大甲如崑崙耳者酒煮蜜

熬入諸香等用東坡詩香螺脫蠶來相羣注香螺脫蠶
甲香也能聚衆香山谷詩石蜜化螺甲楔檀煮水沉博
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又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
斑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閨山谷自跋云螺甲磨
去齟齬以胡麻膏熬之色正備此四美滕王閣序四
黃則以蜜湯劇洗此製法也美具二難屏跂
彼七襄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跂
趨移切又去智切注跂隅貌織女三星跂然如
隅三星鼎足而成三角墜之跂然故云隅貌襄駕也駕
謂更其肆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舍即肆也在天
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一莫宣銜職之私陶詩銜職知何
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謝冥報以相貽
戢音節說文藏兵也詩載戢但劇嚙嚙之感嚙音齧嘗
干戈爾雅聚也疏藏聚也也飲至齒
也唐藝文傳
嚙嚙道真

回蹇學諭賀得粟九穗

穗音遂說文禾成秀

一莖九穗昔嘗疑司馬之說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後漢紀光

武生於建平元年十二月是歲濟陽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古今注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

一莖九穗異壟同榮今顧辱昌黎之頌昌黎河府連理木頌殊本連理之柯同

榮異隴之禾又奏汴州得嘉禾狀或兩根並植一穗兩房雖君子之政不以物恠柳河

東零陵郡復乳穴記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恠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

獨非祥也歟然太師於詩可見民風禮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

而視之要非于祥而于仁柳文貞符受命不于天于其仁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恨弗

以規而以頌

昌黎送許鄧州序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民

曰太守太守不有何敢當儒館之歌

東坡喜雨亭記民曰太守太守不有

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

秀升司馬司馬辨材請以旅天子之

命

禮記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

定其論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孔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

回李僉判賀瑞粟

某導九穗於漢庖此真偶爾

導擇也擇嘉禾之米于庖厨以供祭祀也

歌五

言之唐律何德當之

謝淪傳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對曰拙得父膏腴江淹有

意王褒傳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不敢續貂

趙王倫傳貂不足狗尾續

恐議集鵲

漢書循吏傳京兆尹張敞舍鵲飛集丞相府丞相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劾奏之天子嘉納霸甚慙學齋佔畢云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蘇林云今虎賁所著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芬字本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羗中非虎賁所著也虎賁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以其尾飾武臣首云鵲似鳳今人例以曷音讀之誤矣今按以梅亭之博雅而誤讀鵲字甚矣識字之難也

唐叔之得同穎

安敢望周公之歸

注見上條

劔南之進嘉禾亦難上柳子之

表

柳子厚賀嘉禾及芝草表伏見劔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草者獻于王庭唐叔慙同穎之異薦

諸郊廟班史
謝連葉之奇
姑藏佳句

杜詩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又佳句染華牋又美名人不及

佳句法如何又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休山谷詩不似灞橋風雪中半臂騎驢得佳句

以俟

豐年

詩豐年多
泰多稌

回王監酒提督修城

伏以三里之城不修則壞

左傳宗子維城毋俾城壞韓文滕王閣記此屋不修且壞

公為邦伯烏
得無情哉

一日必葺欲罷不能

左傳叔孫所舍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

日如擬煩督戍已之屯

前見

相與營甲戌之築

尚書甲戌我惟築

龍見而畢不妨節用以使民

左傳凡土功龍見畢務戒事也注龍星角亢晨見東

方隼射於墉亦可待時而藏器

繫辭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代回運使賀雪

詳啟意乃冬至賀雪

黃雲紀瑞肇新魯觀之書

春秋孔演圖黃帝之將興黃雲升于堂文命之候春秋合

誠圖堯母慶都常有黃雲覆葢之京房易飛候黃雲如覆車大豐也左傳僖公五年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脩故也易占卦驗冬至之日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為兵黃者有土功

白雪效祥遙應梁園之賦

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

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相如於是
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於
西域云云能令公喜見前不在我先詩心之憂矣寧自今矣恭

惟某官德配陽和氣排冬凜杜詩喜無排寒冬有功使臣歌四

牡兼此二難詩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省事天公厭兩回

併成一賀東坡元日立春詩省事天公厭兩回新年春日并相催方圖面慶又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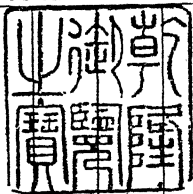
手牋不成報章尚幾幸察

回陳術士

某適勤狂顧寵畀儷箋不但知五行之精昌黎李虛中墓誌君最深

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
衰死王相斟酌抑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
百不失
抑又窺多文之富
禮記不祈多積
多文以為富
其為感佩罔

既報酬



四六標準卷十一